

# 能源与安全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出版

特辑



甘地雕像，伦敦塔维斯多克广场。温斯顿·丘吉尔认为，这是“令人恶心的，看到甘地先生……与英皇（陛下）的代表[英国在新德里的总督]谈判平等条件。”许多英国人当时就不同意（那种说法），而由甘地雕像前的许多瞻仰者作证，他们现在也不同意（那种观点）。

## 全球种族隔离结构 与为全球民主而斗争

阿琼·麦克贾尼<sup>1</sup>

我们正在我们的政府中给邪恶势力、给反基督的势力留出空间。那就是非国大[非洲国民大会]。

——皮耶特·奈尔牧师（大人），  
布尔人部长，1992年

总统先生，时势要求坦诚。菲律宾永远是我们的，正如《宪法》所称的属于合众国的领土。而在菲律宾之外就是中国无限广阔的市场……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种族根据上帝的旨意作

在本期内	
美国货币资本主义	
与伊拉克战争	13
资本主义与自由	18

### 特辑

《用于民主行动的科学》通常刊载有关核武器、环境、气候、能源以及水资源方面的内容。而本期是有关全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特辑。前两项主题间有许多联系。当今世界中一、两百人所拥有的财富超过最贫困的20亿人所拥有的。为了维持这种不平等，在地方乃至全球层面上威胁并经常使用暴力。核武器、石油以及世界大战成了这一程式的组成部分。轰炸珍珠港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决心获得印度尼西亚石油与美国决心阻止日本这一行动之间发生冲突的一部分。1954年由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发生前两个月，美国政府警告要进行核轰炸，并将轰炸机运送到尼加拉瓜。

帝国主义再次以自由的名义重新风行。但是，诸如温斯顿·丘吉尔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观点所代表的自由观与汤姆·潘恩、莫汗达斯·甘地以及小马丁·路德·金所代表的大相径庭。尤其在2001年9月11日那场暴力悲剧及其之后的战争发生后，我们急切地需要后一种类型的自由的启示，以将世界引上全球民主与和平之路。

当我将这一分析奉献给各位《用于民主行动的科学》的读者时，并不象往常一样确信所有部分都很妥帖。我和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的对外协调员丽莎·莱德维奇欢迎各位的反馈和评议。我们将选刊部分反馈（出于篇幅考虑可能进行节选）以促进交流。

我非常感谢CS基金给予能源与环境研究所全球经济项目的慷慨资助。本特辑就是该项目的一部分。斯里拉姆·戈帕尔为研究人口、食物和薪水的资料做了大量工作，并制作了位于本辑中间部分的表格。同往常一样，洛伊斯·夏默斯负责书目的完整性。将此辑献给我的良师益友——已故的W.H.范瑞先生，他曾大力鼓励我从事这些课题的写作。

——阿琼·麦克贾尼

为受托人在世界文明化使命中所承担的责任。怀着对一项与我们实力相匹配的使命的感激，感谢万能的上帝将我们指定为他的选民，我们要推进我们的工作，以在今后领导世界的重生。

.....

《（独立）宣言》仅使用于有能力自治的人。怎么有人竟敢将这一蒙上帝挑选的自治民众的表述滥用到接受西班牙方式和观念的野蛮人后裔——马来人身上？那些认为《宣言》适用于所有人的，你们怎么可以否认它适用于美国的印第安人？而如果你们否认它适用于国内的印第安人，你们怎么敢将它适用于国外的马来人？

——阿尔伯特·J. 贝福里奇参议员  
于美国参议院，1900年1月9日

自美-苏冲突落幕十二年以来，眼见到几百上千万人希望看到的跨越世界的自由与平等新显的曙光由于全球化进程将公司与资本的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前而暗淡了。国家内和国家间的不平等随处可见；一、二百人现在所拥有的财富超过最贫困的20亿人所拥有的。创建于1995年世界的贸易组织，其规则显示出的重要内涵是国家可以在国家安全的旗号下保护其军事工业，但却不可在生活必需的名义下保护其水供应。

作为对正在暗淡的前景的回应，世界和跨国范围内正出现相互影响的关系的新形式。人们正挺身而出保护其水资源，就象他们在玻利维亚反对其销售额是玻利维亚国内生产总值2倍的贝克特尔（Bechtel）公司一样。贝克特尔在玻利维亚取消一项水私有化后对玻利维亚提出诉讼。但是，玻利维亚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贝克特尔总部所在的旧金山市的督导会站在玻利维亚人民一边，它于2002年7月1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贝克特尔取消诉讼。<sup>2</sup>反对军事主义的、公司主导的全球化，一场为全球民主和生存所进行的斗争正缓慢和蹒跚地展开。

全球不平等以及维持其所要求的压迫已经越来越可以与在全球层面上推行南非式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较。正如理查

## 《能源与安全》

《能源与安全》是一份报导核不扩散、裁军和能源可持续性的时事通讯刊物，由能源与环境研究所（IEER）一年发行4次。

IEER 地址：6935 Laurel Avenue, Suite 204,  
Takoma Park, MD 20912, USA

电话：(301) 270-5500

传真：(301) 270-3029

电子函件：ieer@ieer.org

万维网地址：www.ieer.org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就广泛的问题向公众和决策者提供有见地的、明确的和稳妥的科学和技术研究报告。该研究所旨在向公共政策事务提出科学的意见，以促进科学的民主化和更健康的环境。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成员：

所长：阿琼·麦克贾尼，博士

图书馆员：洛伊丝·查墨斯

成员科学家：斯里拉姆·高帕尔

簿记员：戴安娜·科恩

对外协调员，美国：丽莎·莱德维奇

项目科学家：安妮·麦克贾尼

行政助理：贝特西·瑟洛-希尔兹

本期致谢——

资助者：C.S. 基金

制作：Cutting Edge 设计（公司）

照片：艾伦·马修、迈克·戴维斯藏品

编辑：丽莎·莱德维奇

感谢同样致力于赞助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用于民主行动的科学》的读者。深深感激你们的支持。

在知识产权得到适当尊重的情况下，我们欢迎重印本《通讯》中的材料。如果能够寄来包含了重印文章的出版物，我们将非常感谢。

本期英文版于2003年6月出版

德·福尔克（Richard Falk）在其全球化分析中所指出的，事实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该类比甚至出现在权威思想家的心中：

托马斯·谢林长期被视为研究战争问题的思想家，他在冷战形成阶段影响了美国战略界的看法。谢林问自己，‘在国家层面上’一个刚出现的世界国家类似于‘哪种

权威模式’。

令谢林自己都感到“震惊与沮丧”的是，他的答案是当前条件下的世界国家会象执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但是，世界体系的政治单位是国家，其中有些是主导国家，它们在世界体制中的地位类似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的白人。在该体系中，边界是隔离的手段。那么，在全球社会中为民主而斗争实质上就相当于在全球层面上为民权和消除隔离而斗争。

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这个阶段已经显示出由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加剧，其中包括创建新的超国家实体——世界贸易组织以完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这些进展保证了多边资本对民众的主导权。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流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反移民情绪上升，通过了成文或不成文的反对移民的严厉法律，尽管西方强国要求第三世界国家向西方资本和商品开放。欧盟内部的壁垒已被打破，但在同一过程中（其）针对第三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壁垒却砌得更高，变得更血腥。

这一动态显示出种族隔离制自由观的特征，也就是说为挑选出的一小部分人保留的专属自由。作为如奈尔牧师所示的支持种族隔离制的布尔人的追随者，来自欧洲的美国人在天定命运论的名义下声称上帝赋予他们权利以占领美国大陆并征服、监禁、流放或杀死那些挡道者（土著美国人和墨西哥人），而参议员贝福里

奇的看法则将这一观念延伸到海外——这些都是认为自由是可区分的和排他的这种意识形态派别的谬论。对他们来说，在许多因素中假设缺乏任何一项——体质、文明、现代化、基督教、根据脑或头颅的尺寸而推测的智力缺陷（在 19 世纪后半叶这一论点也适用于妇女）、拥有某物过多（如黑色素）或太少（如技术）——都足以作为征服、侵占、榨取、甚至种族灭绝提供合法性。换句话说，这一自由概念的基础是不平等，为达成它制造了各种世俗的和宗教的惩罚措施。它引出选择：通常在某种理性化或道德的假面下，以限制或减少其他人的获取为代价使有些人获得财富和（自由）流动。我们也许可以将此称为自由的种族隔离派。这一派的另一个特征是那些被选的少数人通常声称这一专属自由的特权事实上是为了被征服者的利益——被选的少数人付出巨大成本（“白人的负担”、“对外援助”等等）来带给（他们）民主、技术、现代化（表现出的象征之物经常是麦当劳和可口可乐，而不是科学或理性）。

这种观点的核心论点超越文化与文明，象奴隶制一样古老。亚里士多德支持奴隶制并将其理论化。圣奥古斯都也是如此，他赞同奴隶主有拥有、控制和惩罚奴隶的特权，将此视为其基督教学说的组成部分。在其不朽名著、制度派基督教的奠基性哲学-理论著作之一——《关于反对异教徒的上

表 1：资本主义经济与南非的比较  
1975-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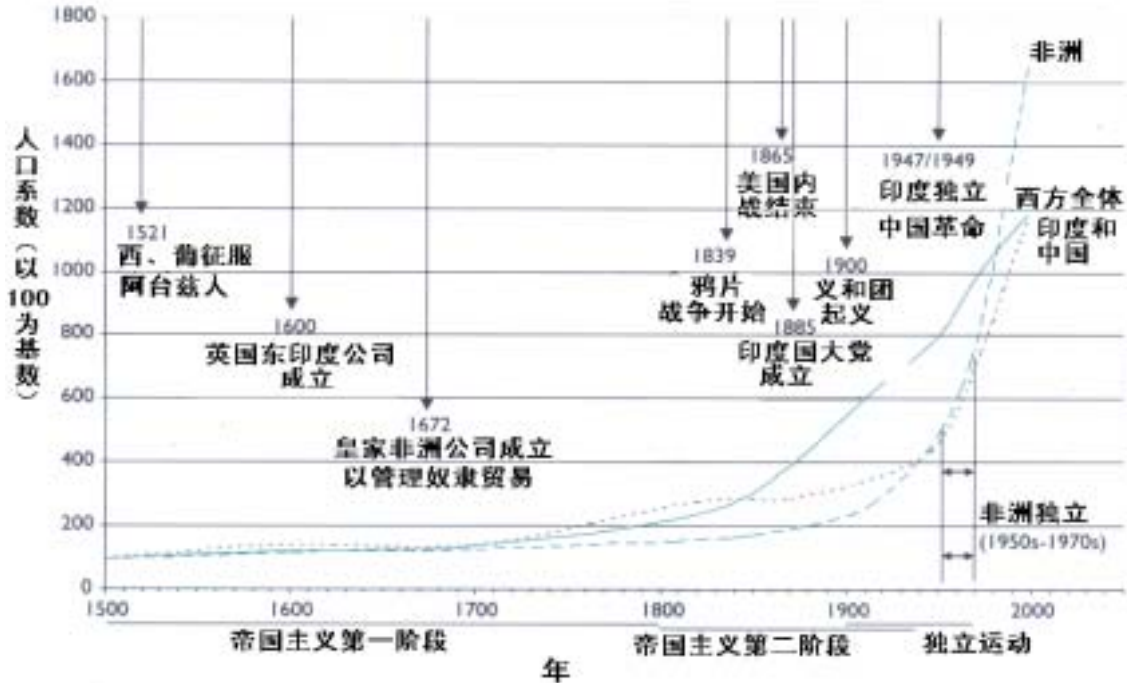
	资本主义国家			南非		
	OECD	第三世界	总额	白人	非白人	总额
估计寿命（年）	75	55	60	70	55	60
每 1000 个婴儿出生中的死亡率	15	110	85	20	120	100
100000 存活婴儿中的残疾率	10	600	450	N/A	N/A	N/A
每人每日的食品卡路里供应量	3100	2100	2400	N/A	N/A	N/A

OECD 国家包括西、北和南欧（除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这些国家经常被指称为“西方”。

所有数字为大约和四舍五入的数值。N/A 的意识是：未获资料。

来源：阿琼·麦克贾尼：《从全球资本主义到经济公正》（纽约：Apex 出版社，1996 年重印），第 33 页。

图表1：部分地区在历史上的人口指数  
1500-1998



所据数据来自《世界经济：千年的观点》（麦克逊，2001年），表10。西方全体包括西欧、美国以及拉丁美洲以外的其它西方分支。人口系数以百为基数。例如，如果在某一年中该指数是200，该地区的人口自1500年以来已翻了一番。在1950年以及之后，“印度和中国”包括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人口。

帝之城》中，他宣称，奴隶身份的人因为其先前的罪恶而受到惩罚是上帝的计划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必须服从奴隶主，其主人作为同一计划的组成部分有义务在尘世间向奴隶实施惩罚。在人死后，上帝会根据他们的善行（包括服从）平等地对待每个人。<sup>3</sup>这一学说尤其相似于各种文化中长期以来一直（并仍在）令妇女服从其家族中男性家长的情况。另一相类似的情况表现在（要求）印度首陀螺服从。这一在印度教等级中所谓的“不可接触的人”被上等种姓的人排斥到最低的经济和社会生存境地。

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制的核心是特权者假借优等的名义为了确保不平等的经济利益而声称拥有权力，其间经常伴随出现的逻辑推理是：那根本上是

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这种特权不可能长期维持，除非威胁或使用暴力、恫吓、恐吓，这些造成了种族、种姓、国籍、或性别等方面的排他。既然美国现在领导了全球种族隔离的延续，考察一下美国在这方面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就很重要了。（这不是说信奉其他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国家会好些。过去和现在都有足够的事实表明，情况不是那样的。）

#### 天定命运

正是安德鲁·杰克逊年代不久后，被称为“天定命运”的以上帝、基督和文明的名义掠取土地的热忱达到发烧的程度，给了在今天看来非常清楚的美国民族主义一种更宽泛的、军事主义的和以救世主自居的表述。确实，在“天定命运论”的全盛期，在北方人中间非常普遍的是，

用“民族主义”这一术语作为代称特指以土著美国人为代价向西扩张的白人,并以此来描述美国。同一时期,“联邦主义”成了南方人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代价宣称拥有奴隶为所属财产的特权的代名词。杰克逊的民主令白人男性无论其财产而都可以获得投票权,但达成这一目标的途中满是血泪和被撕毁的条约。

那时,欧洲移民正对土著美国人使用暴力的想法感到恐惧,正如留意到了海地革命的南方奴隶主害怕奴隶暴动的念头一样。这两种暴力事件都发生了,有时候对无辜者实施了可怕的暴行。奈特·特那的小股由反叛奴隶组成的军队向往自由,但在他们决定开始其独立战争的那个晚上,他们杀死的不仅是男性奴隶主,还有妇女和儿童。土著美国人不仅在反抗欧洲征服者的英勇战斗中攻击士兵,他们还不时地对移民及其家人实施可怕的暴力行动。

这不是要为那些暴力行为寻找合理性,而是要维护历史的真实面貌以指示出它的根源在于奴隶制和种族灭绝,(这些暴力行为)是对此做出的反应。而奴隶制和种族灭绝是由入侵性和压迫性体制所造成和维持的。该体制否认奴隶和土著美国人作为人的属性。以下是奴隶所经历的贫困和恐惧的三个例子,来自也许是奈特·特那时代最知名的非洲裔美国人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活:

#### 1. 关于父母:

*在知道她是谁以后,我一生中见到母亲也不超过四、五次;而且每次见面的时间都非常短,并且都是在晚上……死亡很快便终止了她在世时我们仅可以拥有的那点(东西),以及其中她所经历的艰辛和痛苦。在我大约7岁时,她去世了,就在我主人的一个农场里,靠近李氏磨坊[在马里兰]。在她病重期间、去世时以及葬礼上,我都未被允许到场……*

*如此突然的撒手人寰,她没有就谁是我的父亲留下只言片语。有风言风语说,我的主人就是我的父亲。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而且真也好假也罢,对我没有帮助,只要保留着那个臭名昭著的现实,即奴隶拥有者宣布,而且根据现有法律,奴隶身份的女性的*

*孩子所有情况下都跟随其母亲的身份;这种做法再明显不过是为了达成他们的贪欲,满足他们邪恶的欲望,既有利可图,又可寻欢作乐;因为通过这种狡诈的制度,在并非少数的案例中,奴隶主利用主人和父亲的双重关系来控制奴隶。*

#### 2. 关于一个阿姨:

*在他鞭打赫斯特阿姨前,他把她拖进厨房,剥去她从颈部到腰处的衣服,使她的颈、肩和背部整个袒露着。他然后叫她交叉双手,同时称她是d-d-b-h。在交叉双手后,她用一条结实的绳子捆住它们,将她有目的地引到一条凳子旁,其上是一根横梁挂着一个大钩子。他让她站到凳子上,将她的手挂在钩子上。现在,她完全照他恶魔般的想法站着。她的手臂向上拉直,以至于她靠脚尖点地。他然后对她说,“现在,你这个d-d-b-h,我要教训你不服从命令的后果!”卷起袖子后,他用重重的牛皮鞭子鞭打她。很快地,温热、鲜红的鲜血(混合着令人心碎的嘶叫声以及他恐怖的咒骂声)滴淌到地板上。这幅情景令我害怕、恐惧极了,我躲在一个壁橱里不敢出来,直到这场血腥事件结束以后很久……*

#### 3. 关于工作:

*我在科维先生处住了一年。在那年的头六个月,很少有一个礼拜不挨鞭子的。我很少有摆脱背部疼痛的时候。我难以应付的几乎总是他鞭打我的借口……*

……

*科维先生的……生活都用在设计和从事最粗鄙的欺骗上。他将用学习或宗教形式拥有的一切与其欺骗的本性相适应。他似乎认为他自己可以糊弄万能的主。他会在早晨做个短祷;而且,也许看上去很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会表现得比他更加虔诚……*

*如果说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阶段我比其它阶段承受了更辛酸的奴隶制渣滓,那就是我在科维先生家里待的头六个月。我们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要工作。天气从来不能被认为是太热或太冷;它也不可以因为下雨、刮风、落冰雹或飘雪而对我们太恶劣而不适合在田里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很少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对他来说,最长的白天都太短,最短的黑夜都太长。我初到那里时有点不知道怎么应付,但一、两个月这种惩戒驯服了我。科维先生成功地制服了我。我的肉体、灵魂和精神都垮了……*

奴隶制和近奴隶制在20世纪里延续,出现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以及仍然风行的全球资本主义中。它以不同方式进入世界经济,从丝绸到性,例如,每年有一百万儿童被逼从事国际性交易,其中许多人“象牲口一样被买卖”,而那是一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全球性生意。

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和现状的简

述反映在以下全球种族隔离时期全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数据集中。表 1 显示的数据来自南非种族隔离高潮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 历史动向

当然，某一年或十年的统计资料并不代表整个历史动向。这个进程要宏大得多，其中的一些因素由于美-苏对抗引起的隔膜正在消除而变得清晰起来。比如，迈克·戴维斯在其著作《维多利亚晚期的大灾难》中就维多利亚帝国主义与气候结合如何导致了从巴西到印度到中国的大量人口死亡和饥饿提供了可观的材料。（右边的图片揭示了<当时>印度情况的严重性。）在同一时期，也就是 19 世纪下半叶，西欧以及延伸到欧洲其它部分的粮食供应（主要运往北美）是在增加，薪水提高，西方工作人群的日常生活条件也在改善。那些粮食来自欧洲输出其剩余人口的地区，来自象印度之类的殖民地，而在德国，则来自俄国严重的债务危机，沙皇出售粮食以换回武器、进行帝国冒险，并满足一小撮精英的奢侈。

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及其延伸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初时并没有伴之以薪水的增加。（见第 4 页图表）在法国革命及蒸汽机发明以后，帝国主义与技术的结合使贸易成为大规模出口贫困和历史性地重组世界劳动的主要日常项目。19 世纪中期以后，第三世界的地方经济及其重新定位遭到系统性的破坏以服务于西方的要求，这一模式至今仍在继续。

这些趋势中唯一一次的局部性中断出现在第三世界以从暴力革命到甘地式非暴力运动等各种方式日益提出独立要求之时。正是在那个阶段，第三世界人口开始以一种与 1500 年以后欧洲情况相似的方式增长，与许多环境保护人士倾向于将整个世界混在一起观察所不同的是，如果通过资本主义发展这一线索进行透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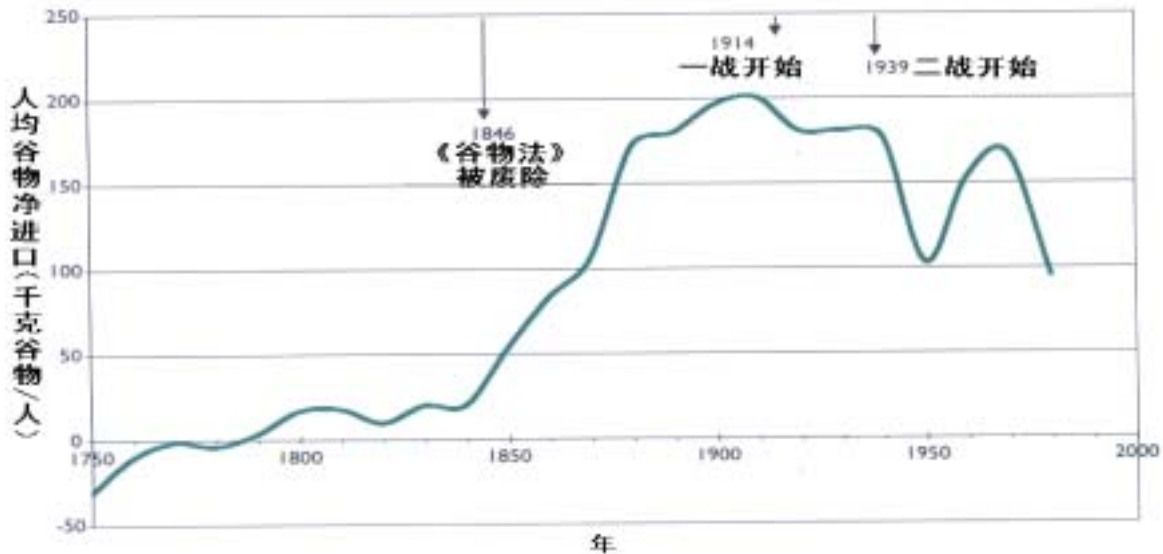


饥饿的受害者，印度，19 世纪晚期。维多利亚时代印度因饥谨而死亡的人数令人难以置信——仅在 1876-78 年的饥荒中就有约 700 万人——这是英国从印度出口食品并甚至在严重干旱时也课以重税的结果。英国的谷物进口是为了丰富英国人的餐桌并同时保持谷物价格平稳。就最近几年，由于印度走向遵循市场自由化时代，它又开始在即使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民忍受饥饿时出口粮食。

人口的波动显示出一幅不同的图景。与西方人口及其占据的土地在 1500-1900 年间巨大增长相伴随的是技术的发展以及个人无限制消费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础实质上是以往国王和法老们无限制消费的观念。从帝国主义兴起（约 1500 年）到兴起为自由而斗争（19 世纪初）这个阶段，西方的人口增加了两倍，与印度、中国和非洲的一样多。（见图表 1）与这一增长相伴随的是破坏生态系统的经济体系，而这是世界现在造成不可持续以及生态灾难性道路的核心。换句话说，人口与环境之间的联系需要被重新投映到帝国主义和独立运动的技术和经济历史背景中去考虑。

图表 1-3（第 4、7 和 8 页）显示了

图表2：英国的人均谷物净进口  
1750-1980



所据数据来自《国际历史统计：欧洲 1750-1988》（米切尔，1992 年），表 A1 及 C10；《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人口，1570-1931》（GenDocs：英格兰及威尔士的系谱学研究）。<http://www.gendocs.demon.co.uk/pup.html>。  
《谷物法》限制英国进口谷米以将价格维持在高位。

历史上的人口指数、英国的谷物进口量、以及薪金比较——全球性种族隔离的实质性方面。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末，大量人口的移动要么是诸如其在移居西半球之时的欧洲人，要么是在欧洲人控制下如奴隶贸易以及输送劳工所显示的。独立运动的兴起、精英层面上全球文化更加整合、以及促使输入廉价劳动的西方国家薪金水平的提高都导致了第三世界人口向西方国家转移。当其人数开始上升时，对贫困人口移动的控制随之增加，直至现代护照和签证系统以及对贫困人口移动的限制变为庞大、军事化官僚机构在边境执行强制措施的方式与奴隶主利用国家权力抓捕逃奴没有太大区别。

### 取消边界

移民和难民权利全国理事会成员马莉亚·吉曼尼奇（Maria Jimenez）指出，国家边界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在某种形式上使人想到对奴隶的监督限制。以下观察来自她给我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

对国际劳力建立边界使得大部分工人难以离开被认为“适宜”建立和扩展诸如装配工厂等跨国生产单位的地方……维持保卫控制和移动不平等的规则性安排对高利润和低薪水战略很关键。由于这个原因，使用武力、包括军队在内的边境警察机构以及制度性暴力成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以使强制移民及边境控制政策得到遵守。实际上，全球经济发展、军事整合以及移动人口的权利得不到承认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结合对被边缘化的经济和社会成分，特别是国际移民，重新产生了一个事实上的奴隶体系。

因此，并非只有（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的边界才被用来压迫人民，不让他们出境。设计用来将贫困人口排除在世界财富聚集之地以外的全球种族隔离的边界也有效地不让人们离开全球资本主义束缚他们的低薪地区，这一现实在沿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地区最触目惊心显现出来。为了维护这些排他的、限制性的边界，两国的政治和商业精英进行了实质性的跨国合作，尽管精英间的有些摩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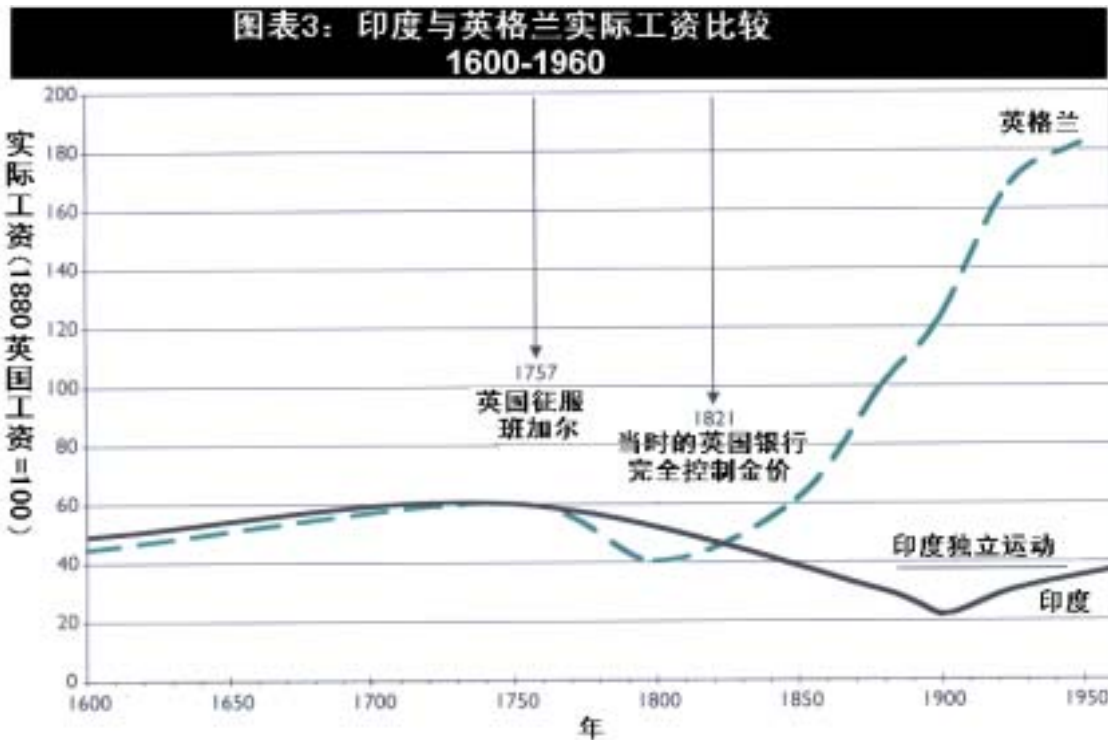
确实导致了诸如墨西哥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在这些地方，美国和其他在国内珍视民主的西方国家按常例系统性地支持那些与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制度可以相提并论的代理政权。

现在，美国正将边界作为“反恐战争”的工具。但是，无论有意与否，美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处理与“天定命运”的意识形态相符，在2001年9月11日实施大规模谋杀的恐怖分子是以各种假身份来美国的访问者这一事实已被用来制造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和一个庞大的“国土安全”官僚机构。它倾向于歧视性地玷污包括学生、移民、（所有宗教的）阿拉伯人以及穆斯林在内的生于外国的人。这种方式很危险，它至少绝对无法认识到，象蒂莫西·麦克维这样的在美国国内出生的欧洲裔美国籍恐怖分子在美国和欧洲有着众多意识形态的和种族的同道者，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与外国出生的恐怖分子一

样。取而代之的是，欧洲裔美国人和基督教背景的恐怖分子成了例外。象麦克维或那些在科罗拉多州哥伦比亚高级中学屠杀了他们的同学的孩子，他们是走上歧途者，（被认为）不同于大多数（恐怖分子）。相反，形成某种框框是搜捕间谍、逮捕、不经诉讼而拘押、驱逐以及其它破坏人们——尤其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人权的基础，这成了反恐战争的象征。

这种方式是对自由的威胁，会产生负作用。它忽略或不够重视的一些因素却可以对降低恐怖主义危险和增进与传播自由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有：

- 搜捕恐怖分子犹如大海捞针，需要全世界以及在美国的各色人等职业性或义务的参与；
- 美国的五个儿童中有一个生活在至少有一个成员出生在外国的家庭中，因此，在外国出生者中灌注恐惧，而不是提供安全和通过尊重的



所据数据来自《石油价格与债务及失业危机：方法及结构层面》（麦克贾尼，1983年），图表1；《十八世纪工资及竞争力再思考：英国与南印度》（帕萨沙蒂，《过去与现在：历史研究期刊》，第158期，1998年2月）；《1940年前第三世界的实际工资及相对要素价格：关于增长源他们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威廉姆森，1998年10月），表1；《欧洲与亚洲的实际工资：长期模式初探》（艾伦，2001年）。



方法激励自由合作，只会有助于抑制获得潜在至关重要的信息；

- 美国经济的繁荣、甚至是运作，从草莓到硅谷到大学、医院和鸡肉生产厂再到大型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实验室都依靠移民；
- 战争威胁可能促使相对较强的国家武装自己，使弱国更加心怀不满而打算获取核武器以作为对抗美国权力的手段，使盟友变得无所适从、疑神疑鬼，而且可能不再合作。

反恐战争的负面效应在经过了两年战争和一年半多的时间后已经显而易见。在本文写作时，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几名高级助手仍然在逃。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炭疽袭击的行凶者也没有抓到。巴基斯坦四个省中有两个的政府现在处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控制或严重影响之下，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是首次。

搜捕奥萨马·本-拉登和炭疽袭击者的紧迫性已经大不如前。它识趣地让位于对伊拉克的战争。作一番平心静气的回顾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反恐战争中许多或大多数限制因素作为反恐怖主义的措施没什么意义，但它们确实大大适合于帝国目标，制造出庞大的军事存在以控制本地球上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完成其它任务（见第13页开始的相关文章）。

对于（人口）流动的那些限制有一些例外。在某种程度上，西方欢迎精英移民，尤其是训练有素的年轻人，他们填补了劳力不足的那些专业（尽管根据资本主义家庭观念所显示的，他们的家庭成员经常得不到同等的欢迎）。他们的教育成本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给予西方国家的巨大的不可估价的外援资源。也有工人填补了（当地人）不想做的低薪工作。他们也被允许进入国境，但困难得多。地球上资源集中在西方国家、第三世界的独立以及（人口）流动的上升还意味着，大部分人

想到集聚地球上金融资源和机会的地方。

全球经济的这些以及其他特征不同于从奴隶制以来的大多数近代的移民和近代边界，但这并不改变边界的实质性和暴力性作用，它将低薪地区与高薪地区分隔开，以便资本可以跨越国界以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的可以维持劳力生产能力的工资开发这些国家。在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而工人流动受到限制的背景下，国家的武装力量与公司的金融权力相结合以对立于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它还将世界引向那个与达成从地方到全球的治理体系所需的背道而驰的方向。而那樣的治理体系才能确保希望个人遵守的道义规则——比如以尊重的方式对待邻里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命——也适用于人类机构，尤其是最强有力的——政府与公司。

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基本建立了达成这一目标的司法基础，因为大家都承认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这在过去两个半世纪里全世界普通民众追求自由、平等，反对奴隶制、殖民主义、男性统治以及激烈的经济开拓的斗争过程中反映出来。这些法律制度中的大多数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后半叶，那时亚洲和非洲的自由运动获得成功，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变得声名狼藉。但是，正如吉曼尼奇指出的，在包括《全球人权宣言》在内的这些宣言中，没有一个声称世界人民具有全球移动的权利：

在国际法律、规范和价值观中，仍然得到承认的是，国家可以明显地歧视、区别对待那些不被视为公民的人，并限制他们的权利。

至于移动的人权，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西）半球的本土居民在欧洲人征服前享受着和实践着这一权利。其他的例子——许多人前往麦加提供了观念的相互交流，这导致技术获得进展。甚至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动——欧洲人涌向美洲也导致了技术进展，甚至是民主

和自由等现代观念的基础。

通过使用武力来限制（人口）流动是镇压、控制和将人口整合到劳动力的经济开发战略中的固有内容。正是由于使用军事力量，北美洲的土著人口被强制呆在保留地中，这南美则被称为经济园。正是由于使用军事力量，导致了非洲人口被奴役，而这使得征服精英获得经济增长。使用军事力量不言自明地揭示了精英阶层在寻求主导权和财富中所设定的高度优先项目。<sup>4</sup>

没有司法成规来保护跨越边界移动的权利对世界大多数人口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全球宣言》第 23 条将工人的权利描述为诸如“同工同酬”。但是，同工同酬的权利现在虽然至少在理论上被许多国家认知，其薪水的跨国不平等却仍然受到法律的认可——事实上，它经常被作为“比较优势”而加以抬高和吹嘘。<sup>5</sup>

另一个例子是避难权问题。这是避开被迫呆在国内受到压迫的一条实际途径。然而，它遭到了相当严重的损蚀，因为对资本主义来说它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效用。由于缺乏全球（自由）移动权，该《宣言》认识到，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被压迫者来说，人民离开其国土或寻求避难的权利已经成为相当于传说中平等地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的法律（那样的东西）。

理查德·福尔克在他的著作《食人的全球化》中精彩地阐述了全球移动权的法律问题。包括各国政府在内的世界社会将南非的种族隔离视为反人类的罪行。对于这一罪行的法律界定及其细节的详尽规定存在着国际条约。那样，人们会问，为什么全球种族隔离没有被相似地对待？如果协助南非种族隔离的制度，尽管根据南非的法律为合法，但根据国际法被视为犯罪。那么，为什么将穷人禁锢在相当于全球隔离制造的牢笼中的国际法律却被视为不同？毕竟，正如福尔克所指出

的，《全球人权宣言》第 28 条规定世界上的每个人有权“处于一种在其中本《宣言》提出的权利和自由可以完全得以实现的社会和国际秩序中。”如果以这种观点来考察问题，在全球种族隔离体系中要求全球（自由）移动的权利就是要求结束全球隔离——这实质上是结束南非和美国不久之前仍盛行的以暴力强制实行的种族隔离的世界翻版。

但是，要实现这一权利的可实践步骤是什么呢？很清楚，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我相信，独立于为和平与正义而斗争的其它方面——例如核裁军、象样的工作、保护这一星球不受日益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损害、妇女在各项社会事务中拥有平等的地位等——这不可能实现。但是，如果一直不提出（要实现它的要求），它当然也永远无法实现。

当然，提出这一要求并没有形成达成这一目标的程序。如果人民回顾 20 世纪三次伟大的非暴力斗争的结果——印度、南非和美国的民权运动——关于运用甘地原则的关键问题变得很显而易见。爱是全球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条件，但还不够。现实中最重要和持续性的一页是，母爱不足以保护男性在其社会中不受到伤害，也不足以防止男人作为个体变成妇女的压迫者。<sup>6</sup>

或者考虑一下政治层面。例如，甘地主张并显示给英国人的爱并不足以阻止英国方面实行分治政策，它更不太可能劝说英国统治者推倒那些仍将被英帝国主义贫困化的人民的后代隔离在外的藩篱。相反，这些藩篱现在更高，并被军事化了。这一结果也许在丘吉尔 1931 年对甘地的评论中就有所预示。当时，甘地正试图说服印度人去爱占领强权国的人民，甚至试图通过帝国机制达成自由：

令人警惕和恶心的是看到甘地先生——  
一个煽动性的中庙（Middle Temple）律

师，现在装成一种在东方广为人知的苦行者——在他仍然组织和从事民众不遵从运动时，赤裸半身地大步踏上总督府的台阶，以与英皇（陛下）的代表谈判平等的条件。

在为全球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中，一个仍未解决的问题是，一场更持之以恒的、博爱的和成功的非暴力运动如何能够创造一个过程，以使那个拥有强大武装（的统治者）在其中会放弃其恐怖工具和政府恐怖在其中运用的剥削性经济体系。

我相信，解决问题的种子可以在小马丁·路德·金那里找到，这些思想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传递给越南人民以及全世界。1967年4月4日，他历史性地领导了美国的民权斗争以及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在美国称为越南战争，在越南成为美国战争）的斗争。而且，他说他“越来越无法回避地认识到，这场战争是穷人的敌人，并将如此评判它”，因为军事机器在与国内人民需求的实质性冲突中严重地榨干了资源。他还宣布他站在越南人民一边。

一年以后，在他去世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宣布他站在世界人民一边，并号召“美国价值观的革命”。在那篇文章中，他控诉军事主义，而这在今天的反恐战争中听起来很真切：

对我来说，这看起来显著的清晰，找出对付世界上一些社会问题的人道主义手段——以及它所要求为必需的相关的美国价值观的革命——与我们已经选择的军事手段相比是保护我们自己免受暴力威胁的好得多的途径。

价值观的这一革命正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出现，现代媒体的高音喇叭每天大声地播送着战争的威胁，（对那些变化）却没多加传播。例如，国际和平旅使用资本主义国家较高层次的市民来保护诸如哥伦比亚和齐亚帕斯等地战争区域的人民。<sup>7</sup>人们在努力试图创造一个常设的和

平队，并反对许多政府没有制约的军事主义。<sup>8</sup>传统的非暴力努力在各种社团和世界各国中延续。尽管有丘吉尔之流，伦敦塔维斯托克广场上精美的甘地雕像（见封面图片）仍然吸引人们以崇敬的心情去关注他的生活和观点（正如他在世时在那座城市中亲身感受到的一样），并致以鲜花。

有几百万家庭的祖先来自两个国家或两大洲以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沟通了全球种族分离的界限，包括这一结构中最大的物理边界——美国-墨西哥边界。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恐惧之源。对于反对全球种族隔离和达成全球民主的斗争来说，这是希望之源。全球妇女运动、全球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反对公司主导全球化的运动都达到跨越全球种族隔离界线（的程度）。工人和家庭农场正跨越边界地组织起来。美国大型的劳工联合会正在或在不久前已经抛弃了它们的反移民立场。尽管美国政府敌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但加州已采纳了将导致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标准。2001年11月，旧金山人民投票赞成一项无记名投票措施，它授权“该城市发行1亿美元债券用于包括风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系统”，这一行动不仅被视为保护环境，而且被视为投票反对日益逼近的石油战争。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已经同意大幅度地提升其所有公民的（自由）移动权、不对其他移动设置更多的障碍，这与欧洲在其国内整合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全球种族隔离的反移民藩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些斗争和活动播撒下了将全球种族隔离非法化的种子。曾以同样方式，它的影响力跨越边界使南非的种族隔离由被某些人视为上帝的馈赠变成一种甚至被大多数南非白人（尽管绝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视为不可接受的社会和经济体系。

尽管有（走向）该方向的这些预示，

## 两 手 政 策

“我们必须用一手抵制旧世界；我们必须用另一只手创造新世界”。

——兰迪·科勒译自  
荷兰 Kabouter 的“两手政策”

“两手政策”是甘地关于印度独立斗争观点的中心内容。其中有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也有为每个人实现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事实上，他用一个词涵盖了这两层意思，那就是“swaraj”或者说“自治”。他号召抵制维多利亚时代用武力强加于印度的纺织品进口，那毁了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助长了贫困，加重了对妇女的压迫；他也号召飞针走线和织布制衣。

根据这一精神，抵制全球种族隔离的边境（制度），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的控制，或抵制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也必须在从当地到全球的各个层次上伴之以积极的方案和行动。这一斗争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其中所有人的人性都得到肯定，不只是在理论上或作为一种高尚的情操，而是可实践的、全球性的——就如通过支持可退出的货币体系和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当地性的，就如通过城市蔬菜灌溉和地方能源生产来抵制石油帝国。这样的行动也许可以相当于今日的甘地式服装缝制。

但仍有待阐明为成功并根本性地转变权力等式而进行斗争并创造出消除全球种族隔离的途径的可实践结构。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基于公正、自由和平等的法治原则可以为这一斗争提供一个聚焦点。2002年4月11日，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条约达到最低批准数而生效。在美国政府无视其最优秀的传统而削弱该条约的同时，国际刑事法庭的存在以及它将反妇女的战争罪视为反人类的罪行这些事实说明了自由和平等的重大胜利。这是第一次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法律机构，它所依据的观念是，从最贫穷的妇女到最有权势的国家首脑，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假设这一法庭的司法权威真正变为普世性的，没有“如果”、“以及”或“但是”，那么它可以成为体现杰弗逊思想的司法体系的第一个实质性步骤。杰弗逊认为，必须有“一套人类的道德准则，不管是单独还是集体行动时”。这会最终在全世界实现他激动人心、令人振奋的宣言，“所有人生

来平等”并真正地将其延伸到整个世界上包括两种性别在内的所有人。

这一新生的观念在杰弗逊年代已经遇到了困难，汤姆·潘恩的命运也许是个象征。汤姆·潘恩，这个撰写了《常识》，启发了《独立宣言》，并在1775年怒斥奴隶贸易的移民，在1809年却几乎是孤零零地走完了其人生之旅。他的葬礼只有六个人出席，包括两个非洲裔美国人和一名法国妇女及其儿子。她说，她到那里是感激他对法国自由做出的贡献；她的儿子是潘恩效力于美国自由的证明。

为认知人人平等的普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显然尚未成功。

<sup>1</sup> 基于新撰写的一篇论说文：“论自由与平等：为全球民主而斗争”，载于阿琼·麦克贾尼的新作《全球民主宣言：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体系及为自由而斗争的两篇论说文》（纽约：Apex出版社，2003年，即将出版）。本文及本期《用于民主行动的科学》文章中的参考文献可在上述作品中查找。

<sup>2</sup> 有关进展情况，访问“公司监查”网站：  
[www.corpwatch.org](http://www.corpwatch.org)。

<sup>3</sup> 圣奥古斯都：《关于反对异教徒的上帝之城》，亨利·本特森译于1972年；重印由约翰·奥米拉新作一篇序言（伦敦：企鹅，1984），第874-876页。

<sup>4</sup> 马莉亚·吉曼尼奇：私人电子函件，2002年12月。

<sup>5</sup> 戴维·里卡多的比较优势理论，现在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它基于如此武断的简化，并存在如此之多的实质性的省略，以至于相较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关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在很大程度上神话般的论述与这个真实世界相距更远。批评该理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sup>6</sup> 这一见解，我得感谢安妮·麦克贾尼。在1986年的一次交谈中，她告诉我，理解这一问题的动力——受母亲爱护的男人如何成为妇女的压迫者——是如何创造一个社会使生养下一代不会再变为悲剧的关键。

<sup>7</sup> 国际和平旅网页：<http://www.peacebrigades.org/>。

<sup>8</sup> “和平军队”的信息：  
<http://www.nonviolentpeaceforce.org>。

## 《原子迷宫》答案（第11卷第2期，2003年2月）：

- |           |           |      |
|-----------|-----------|------|
| 1. 2000亿升 | 3. 167米/年 | 5. 错 |
| 2. 225    | 4. 1500吨  | 6. c |

# 美国货币资本主义与对伊拉克战争

阿琼·麦克贾尼

在布什政府于 2003 年 3 月 20 日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前的几个月里，“不要为石油而进行战争”是反战运动中较常见的口号之一。石油是一项有许多侧面的问题，然而，其中的一个侧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定价政策——尚未很好地曝露到公众讨论的聚光灯下，尽管如果人们足够努力地探寻，可以将其从纵横交织的网络的缝隙中找出来。

军事主导不足以建立帝国控制和经济主导。与军事控制相适应的货币和金融体系是达成这一目标所必须的。事实上，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的被接受程度和地理范围是其势力延伸多远的很好写照。<sup>1</sup>没有多少苏联以外的公民特别想持有卢布，所以，苏联的经济权力甚至对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控制的东欧都很弱。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

尽管有所有那些表面的现象，尽管美国有压倒性的军事能量，美元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努力维护美国帝国主义不受挑战的货币基础也许是美国想要征服伊拉克和主导其油田的核心原因之一。为了理解这一论述的基础，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货币秩序的演变史。

在 1945 年，所有主要大国，战胜国也好、战败国也罢，都处于不同状态的破败与债务之中，只有美国除外。它们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需要外部的援助以进行重建。英国和法国也受到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压力。只有美国经历了战争却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它垄断着核武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拥有世界上半的经济

产出。它既出口石油也出口资本。世界上所有中央银行中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归它所有。

看看战后的世界，同盟国中的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在 1944 年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同意了美国的一项计划以使美元成为世界战后货币之锚。这一计划的基础是，美元在理论上与黄金一样。美国保证以每盎司黄金 35 美元的固定汇率兑换黄金与美元。这一承诺的基础是美国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巨大黄金储备和强盛的金融实力。作为回报，美国得到了印制代表着黄金储备的货币的权利。由于美元以恒定价格代表着黄金，由于美元由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国家发行，世界各国都愿意持有美元。

当西欧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过来时，由于美国的资本以及 1945 年以后近二十年几乎免费的中东石油（相对于最终价格）的充足供应，欧洲国家的货币重新达到地方性稳定。大约就在与此同时，196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北部湾决议，导致了在越南的大规模战争。在那场战争期间，约翰逊总统推行的“大炮与黄油”政策开启了严重的全球通胀——因为美国货币的通胀也在全球价格中引起通胀。这削弱了对美元的信心，欧洲开始以较快速度抛售美元换取黄金。

它很快变得无法持续下去。1971 年至 1973 年初，尼克松总统将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放弃了（美国在）1944 年所做的（美元-黄金）转换承诺，开始了当前的货币浮动汇率制时代。而后是 1973 年 10 月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阿拉伯石油禁运，以及石油价格的直线上升。这在金融问题上由增加了一层石油不安全。

尽管与黄金脱钩，美元仍有很多理由成为超级的全球货币。这些理由包括：美国经济无出其右的规模以及缺乏一种可代替（美元）的全球货币。但是，世界各国愿意越来越多地持有美元还有一个原因，这也是美国货币在今日之波斯湾显示出脆弱性的主要根源。欧佩克的领袖是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它们维持着以美元给石油定价的政策。结果，这使得占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 2/3 的波斯湾国家沙石底下的石油成为美元的又一个诺克斯堡。

只要没有其它货币挑战美元，只要石油-美元之间的挂钩得以维持，大多数全球贸易将以美元进行。各国和各公司将倾向于以美元作为它们大部分的外国货币储备。简单而言，美国可以用它自由的货币——美元——承受其债务，并进口商品。对于其它大多数国家来说，事情远为复杂得多。例如，巴西人持有他们自己的货币，或者印度人持有卢比，但他们如果不出口某些商品以获得美元或换一种方法，借入美元，他们在波斯湾就没有有效的购买力。

伊朗国王是美国挑选的其新诺克斯堡的守护者，但事实证明他的地位不稳。由于除了在清真寺内，不可能抵抗国王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伊朗人民于 1979 年愤怒地用伊斯兰革命的形式推翻了国王。这场革命不仅是针对国王的，也是针对美国的。石油价格上跃至每桶 40 美元。金价相应地涨到每金衡盎司超过 800 美元。美元降至战后对欧洲货币的低点。被卡特总统紧急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只能急剧提高利率来挽救美元。

（美元的）价格是提上去了，但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也升高了，此两者的结合——被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形象地讽刺为“悲情指数”——达到战

后新高。在美国之外，随着美国利率的提升，许多国家外债的利率支付也相应上升，由 1982 年墨西哥开始，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这也可能造成美国主要银行倒闭。出现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因素是，部分由全球通货膨胀引起的过度借贷。

随着一个石油输出国——墨西哥几乎无法履约（还债），一场来势汹汹的债务危机于 1982 年上演。唯有在与美国财政部关系密切的国际货币基金的主导下进行一波（资产）重构才能挽救首当其冲的跨国银行。<sup>2</sup>但是，国际货币基金“药方”的机械性应用留给许多负债国的是劳作者的情况大幅恶化——伴随着高失业率的是，薪金实际水平的降低以及千疮百孔的社会保障体系。自 1982 年以后，第三世界的债务增长了近 5 倍。

美元存在的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由于许多因素被掩盖起来。石油价格下降、苏联崩溃、美国在表面上建立起了不受挑战的军事优势、外国人愿意将大量资金投资在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间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展开、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股价的惊人上涨都将美国置于世界的顶端。但是，脆弱性仍在累积。当前，这些脆弱性已经很尖锐，在许多方面情况比 1979 年更加不确定：

1.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比，经济权力分散得多。美国在当今全球产品中的份额为约 25%，而在 1945 年它的份额占了总数的一半。
2. 美国石油需求的约 60% 依靠进口，这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约 30%-40%。
3. 当前，美国货币项目的赤字（指商品和服务贸易，我在这里将它们简单地缩写为贸易赤字）巨大——在 2002 年远远超过了 4 万亿美元。它正年复一年的增加，在 2003 年将达

约 5 万亿美元。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既有赤字也有赢余，两者一般都小于每年 200 亿美元。在 20 多年时间里持续的贸易赤字已将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为了对一年 5 亿亿美元的贸易赤字率有个（比较直观的）印象，它大致相当于目前汇价下印度一年的全部国内生产总值。在股市下跌的情况下，美国人不太愿意对巨额的贸易赤字注入资金，而这是延续美国经济大盘的一部分。欧洲资金大量注入美国贸易赤字的前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暗淡。外国投资正在下降，美元也一样。美国的外债在迅速增加。

4.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一个长期亮点——在该十年后期出现的预算赢余现在已在一片红字海洋中消失。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现在超过 6 兆亿，或者说约为 GDP 的 60%，而在 1980 年该数字不到 1 兆亿美元，约为 GDP 的 33%。2003 年推行的减税很可能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相当数量的美国债务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5. 也许最重要的是，欧元作为一种可信的替代物现在已经出现，并因此可能成为美元的竞争者。1999 年欧元作为一种计帐单位问世，并很快在与美元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但是，关于欧元稳定性最初出现的这一问题现在已经云开雾散。2002 年，欧元相较于美元的价值上升了约 20%。2002 年 1 月 1 日，它首次成为一种人们能在每日流通中使用的货币。欧元区在经济规模上可以与美国相比拟。虽然德国和法国——欧元区的这两个最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很低，但他们都倾向于用好目前的帐目赢余，以使他们不需要

输入资本来维持国内消费。

原油资源问题必须在美国相关经济处境较弱的背景下加以讨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于 1991 年海湾战争后在某种程度上得以重建的对波斯湾石油资源的有形控制开始严重衰弱。美国军事力量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石油储量的沙特阿拉伯的存在受到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的暴力挑战。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驻军两次受到攻击。它们出现的背景是，沙特人越来越普遍地反对美国的军事存在。沙特政府在调查美国士兵在沙特阿拉伯遭袭事件中拒绝与美国全面合作。石油价格低廉使沙特政府在国内政治中处于弱势，它广泛地被视为腐败。然而，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所依赖的就是这个不受民众欢迎、采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府。

1998 年，美国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遭到恐怖主义攻击，这将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的不安全性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沙特阿拉伯继续资助和支持庇护奥萨马·本·拉登的塔利班。同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本·拉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是美国的盟友。同样是在 1998 年，欧元的诞生势在必行。

美国看上去在 1998 年就已决定将萨达姆·侯塞因赶下台，而不管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伊拉克裁军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在那个时候，伊拉克核武器项目的物质基础建设已经在核查中被摧毁。但是，克林顿政府的反应是，指出萨达姆·侯塞因是个独裁者，美国应该同伊拉克反对派一起除掉他。伊拉克在 1998 年下半年降低了它同核查人员的合作。美国和英国提升了他们的战争威胁。由于陷于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中，联合国核查人员于 1998 年 11 月离开伊拉克。美国与英国在 12 月开始轰炸伊拉克，并声称他们这样做无需安理会新的授权。

伊拉克裁军是个难以令人信服的战争目标。到本文写作时(2004年4月末),美国占领军没有发现任何核、化学或生物武器。他们拒绝让联合国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同样清楚的是,在核查人员遭拒的情况下,如果通过提供足够的联合国警察以在有需要时帮助保护核查人员并协助他们进入要核查的地点,现在仍未达到的那些伊拉克裁军目标可能已经以和平方式完成了。

而且,1991-1998年以及2002-2003年的核查表明,核查在达成裁军方面是有效的。相反,自1998年以来对伊拉克大部分地区的轰炸以及没有核查的四年造成了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库存的更多问题和不确定性,而未由此带来任何裁军。2003年对伊拉克的战争引发了这种可能性,即这场战争可能促使一些伊拉克官员将大规模毁伤性武器转移到其它国家。总之,美国将战争、政权更替与伊拉克裁军联系起来至少可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事实上,2003年联合国安理会辩论期间所显示出的是,美-英声称的部分战争论据是基于编造事实和错误解释之上的。<sup>3</sup>

美国政权更替政策另外三个与其它目标的联系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美国决心占领伊拉克也许有三个与控制石油有关的主要目标:

1. 从实体上控制这个拥有世界第二大(石油)储量的国家——已探明的储量为1125亿桶,并在极可能和可能的所有储量中占有2200亿桶,因为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存在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sup>4</sup>
2. 在波斯湾建立长期的军事存在以控制对西欧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石油进口国)的主要海外石油供应来源。这一点与美国防止它们成长为全球性竞争者的目标相契

合。美国的这一目标最早出现在第一位布什总统任期内的五角大楼文件草案中。当时,迪克·切尼是国防部长。<sup>5</sup>

3. 通过从实体上占领拥有世界第二大(石油)储量的国家和在波斯湾保持军事存在,确保石油仍以美元定价。换句话说,美国的一个目标可能是,通过或者直接或者以一个不管它其它政治性质如何但在石油价格政策问题上柔顺的政权控制伊拉克来在欧佩克发挥中心作用。

2000年秋,萨达姆·侯塞因点出了石油可以开始以欧元定价的可能性。当时,他要求并从联合国获准以欧元作为石油收入。但是,他有关欧元的博取国际关注之举并没有在实践中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因为伊拉克对欧佩克石油定价政策不具发言权。但是,欧佩克集体性地、伊朗、还有俄罗斯都已考虑以欧元给石油定价。

美国占领伊拉克也许可以为美国提供喘息之机,因为美国可以向欧佩克施加压力,要求继续以美元定价石油。这也许可以使美国得以继续印制美钞,在某种程度上消化掉贸易赤字和国外债务。

美国也可能恢复伊拉克的石油出口量,强制实行伊拉克石油生产和储备的私有化,并支配伊拉克和科威特石油生产的进程。通过在2004年对石油价格下降施加压力,可能可以刺激美国经济,而这一年是美国大选年。然而,在这为美国石油公司提供巨额利润,并也可能提供政治上适宜的短期经济杠杆的同时,潜在的经济问题可能继续溃烂,表现为美国进一步陷入债务之中,依赖于贸易赤字和资本输入以维持国内消费。

即使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美元的前景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波斯湾石油层面以外的决策。资本流入美国以支撑



美国的贸易以及一部分的预算赤字都取决于对美国价值的信心，而美元相对于欧元的汇率正在走低。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决定将其部分或所有石油以欧元定价也可能引起抛售美元。这些因素可能促成（美元进入）向下通道，更多的个人和机构抛出美元以换取欧元、黄金或其它资产，从而引起美元价值的进一步下跌和更激烈地抛售美元。为了扭转这一趋势，美国很可能需要急剧提升利率或税收（或两者兼行）。如此造成的经济停滞很可能比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出现的更严重。

美国要采取政策持续性地防止欧元作为一个全球竞争者而崛起也可能要求以威胁、战争、占领、建立代理人政权和庞大的军事开支来不断地使用军事力量。如此下去的结果可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遭受损害。在大多数关键性问题上是否遵从美国的支配取决于大家（“你们或者站在我们一边或者反对我们”）。但是，在一个满是核材料和核武器的世界上，至少在有些例子中，更可能的结果会是核扩散而不是投降。

指名道姓地将伊朗归入“邪恶轴心”和发动伊拉克战争有可能已经增强了伊朗国内支持（发展）核武器者的说服力。在 1971 年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战争期间，美国以“偏袒”巴基斯坦的方式向班加爾灣派遣核武装航空母舰同样加强了印度国内核支持者的说服力。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日本正在更加认真地考虑获得核武器。<sup>6</sup>鉴于美国在非核军事实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及其目前先打再问的倾向，其它国家更可能想寻求核武器了。<sup>7</sup>

既没有人希望看到单一的美元获得帝国式的凯旋，也没有人希望看到美元和欧元为了争夺全球货币的主导地位而发生冲突。这两者都将对世界构成严重危险。全球贸易和投资可以以平等得多的货

## 推 荐 阅 读 材 料 :

1. 皮埃尔·维拉：《黄金与货币史，1450-1920》（伦敦：Verso，1990 年重版）。这是我所知的关于理解帝国主义、全球货币和黄金之间关系的最好单行本。
2. 关于全球化和其它经济问题的简洁易懂的论文，请见大众经济学中心网页：<http://www.populareconomics.org/> 以及“50 年已经够了”网页：<http://www.50years.org/>。
3. 国际货币基金本身关于支付平衡问题的理论，请见：《支付平衡的货币方法》（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1977 年）。
4. 阿琼·麦克贾尼：《从全球资本主义到经济公正》（纽约：Apex 出版社，1992 年，重印于 1996 年）。第二版将于 2003 年面世。第 3 和 11 章包含了货币资本主义以及对此怎么办的讨论。附录 A 是阿琼·麦克贾尼和罗伯特·S. 布朗尼于 1986 年合写的一篇论文，题为：“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当时发表于《世界政治期刊》）。该文包含了对国际货币基金支付平衡方法的批判，讨论了有关更平等的全球货币制度的问题。

币手段开展。例如，货币的汇率可以被置于其基本的价值之上——这是指，反映在购买当地商品和服务能力中的工人的平均生产率。<sup>8</sup>那样的体系对于工人更公平，人口流动因经济原因受到的压力较小。

当然，建立将会鼓励公平贸易的货币平等取向需要进行顽强的斗争，因为那会威胁跨国公司从廉价劳动和资源中获得巨额利润。但是，还是有必要提出要采取某些货币措施，它们将与已经广为讨论的公平贸易和核裁军等具体事务一样，伴随着诞生一个更公正的世界。

现在，必须做的一件事是，举行一次各国政府和人民可以在其中讨论世界货币和金融事务的新的全球货币（政策）大会——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不仅是为了达到经济公正，而且是为了维护和平。它所取代的是以“震慑”外交强加于世界的美元。

<sup>1</sup> 皮埃尔·维拉：《黄金与货币史，1450-1920》，译者：莱蒂斯·怀特（伦敦：Verso，1990 年再版）。

<sup>2</sup>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总部很适宜地都设在华盛顿，离美国财政部仅几个街区之遥。正是如此，那

些协调能够很容易地进行。

<sup>3</sup> 关于这一问题的综述，见：雷蒙德·惠特科尔：“揭密：怎样以谎言铺平通往战争之路，情报机构指责布什和布莱尔歪曲和编造事实以奔向战争”，《独立报》，2003年4月27日，网址为 <http://news.independent.co.uk/world/politics/story.jsp?story=400805>。

<sup>4</sup> 迈克·克莱尔：“石油润滑战争之轮”，《国家》，2002年10月7日。有关石油的资料，见于能源信息管理（组织）的网页：<http://www.eia.doe.gov/emeu/cabs/iraqfull.html>。

<sup>5</sup> “五角大楼计划摘要：‘防止再出现新竞争者’”，《纽约时报》，1992年3月8日。

<sup>6</sup> 丹·普勒斯克：“如果没有联合国的安全网，甚至连日本都可能走上核武道路”，《卫报》，2003年4月28日。

<sup>7</sup> 格雷格·艾斯特布鲁克：“美国的权力超越了仅仅是超级”，《纽约时报》（一周评论版），2003年4月27日，第1版。

<sup>8</sup> 详情见：阿琼·麦克贾尼：《从全球资本主义到经济公正》（纽约：Apex出版社，1992年）。

## 资本主义与自由：对米尔顿·弗雷德曼观点的批判

阿琼·麦克贾尼

米尔顿·弗雷德曼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非常著名地阐述了将资本主义与自由联系起来理论，他将该主题定义为自由资本主义在近代的胜利。在他看来，自由——对个人、宗教、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做出选择的能力——不可能扩展到每个人。

自由只有负责任的人才能保持得住。我们不信任疯子或儿童的自由。无可避免地必须在负责的个体和其他人之间划出界线，但是这意味着我终极的自由目标中存在着实质性的模糊之处。对于我们认为无责任能力者，无可避免地要进行家长式的监护。<sup>1</sup>

弗雷德曼没有向我们特别指明在其用语“我们认为”中的代词“我们”指的是谁。关于哪些人是负责的、哪些人不是的问题以及可以明确地做出那种认定的过程可以写一篇论文，但是我只想在这里简要地提一下，希望弗雷德曼教授会参与这一关于他的观点的对话。

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同意他所提出的概念中的一部分。责任与自由确实有联系。而且，婴儿显然是不自由的，并且不

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人们在其成长的社会过程中成为自由和负责的（或不是）。

在他的例子中，有一些也是无可挑剔的。例如，对邻居施加暴力不是负责的（的行为）。弗雷德曼指出，“几乎毫无困难地可以对此得出几近一致的意见：谋杀其邻居的自由必须让位于保证别人生活的自由。”

但是，其它的一些例子也许较难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所接受。例如，如果难以计数的到处旅游的西方和日本人虐待了被贩卖到国际性贸易中的儿童，他们应该被认为是“负责的”而被允许几乎或根本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跨越国际边境吗？或者，他们应该象一位法国法官在2000年10月对一个法国旅客在泰国的性活动所做出的判决那样，被以强奸幼女罪或其它的性侵犯加以监禁？

弗雷德曼也谈到了污染问题。它制造了负面的“邻里效应”。例如，当有人污染了一条小溪，那么“这实际上是迫使其他人以干净的水换取脏水”。事实上，受到爱因斯坦的启发，可以将这一邻里效应的空间观点延伸到时间层面，因为将消极

效应施加给下几代人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这还导致了一些难题。例如，那些将地球引向很可能是重大的、不可逆的气候变化的人应该被视为不负责任吗？如果是，谁应该来做出这一认定？应该如何抑制他们的自由？应该对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来源——矿物燃料消费施加限制吗？怎样以及由谁（来实施限制）？应该让主要污染者承担本星球的家长监护责任吗？

疯狂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一般而言，人们认为有些人患有暴力性幻想症，是非常危险的精神错乱者，社会必须将他们的行动自由限制在保护该社会其他成员（也可能还有他们自己）所必要的范围内。但是，由于并非所有精神错乱者都具有暴力倾向，社会需要防备的不是那样的精神错乱者，而是有暴力倾向的狂想症患者（虽然不仅仅是他们）。

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如果我们想要在实现杰弗逊式的人民“不管个人还是集体行动”道德一致方面取得进展，自由与责任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必须被延伸到人们的集体行动中。导致了限制人民自由的许多暴力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机制。我们怎样去判断人民的集体暴力（组织为州、教堂、公司、社会俱乐部等等）是正常、负责任的，还是狂想症型的并因此是疯狂的，是应该限制其行动自由的？在何种情况下，集体责任退化为不负责任，因而要求限制自由？

鉴于这个世界的危险和暴力状态，以及美国急于继承帝国的衣钵，这些是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它们有很深的历史根源。通过将他们的牺牲品描述为幼稚的、不负责任的、不开化的、不适合的，或者甚至是精神错乱的，帝国主义者为其种族灭绝、谋杀和征服寻求合法性。例如，将土著美国人置于屠杀其兄弟姐妹的人的“监护”权下来使他们生存下来。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受害者社会的状态或其文明程度不是这里讨论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一种以暴力进行种族灭绝、破坏条约和奴役制在其中发挥如此之大作用的文明结构在今天是否可以被视为负责任的。合理的或负责任的过程不可以将父亲的罪恶迁怒到儿子身上。但是，我们当然可以问，这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印章是否在当前的主导体制中延续，它主导（这个社会）到何种程度？

尤其是，在今天仍有影响的曾在过去被用来合理化种族灭绝的观念，诸如“天定命运”等，是否具有狂想症型的暴力成分？如果是，那么它与比如说基地组织的自杀性爆炸者的狂想症型暴力相似吗？或者，它主要是非狂想症型的，只是以其他人为代价寻求物质利益？抑或，它是两者的混合体？

美国“例外”论看上去正代表了那样一种混合体。它披着以上帝、国家、基督、自由市场和文明等各种因素混合而成的外衣，在从欧洲人穿越美国大陆时到冷战时代乃至现在进入反恐时代，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想想1973年发生在智利的军事政变。尼克松总统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认为智利人民的左倾是不负责任的。在经中央情报局审定的一本有关该机构的书中，有一段引文指出，他于1970年报告说：“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需要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国家由于其人民的不负责任而走向共产主义。”<sup>2</sup>所以，当他们投票支持萨尔瓦多·阿兰德时，他们被指责为在1973年9月11日进行了家长式统治的政变。就象美国政府被认为对土著美国人所进行的家长式统治一样，智利的政变熄灭了几百万人对自由的希望。它导致了在政府的策划下成千上万人遭到谋杀。因此，很自然的是，当一些人认为亨利·基

辛格代表了当代的负责任者时（例如，2002年11月布什总统任命他主持调查2001年9月11日罪行的委员会<sup>3</sup>），另外一些人相信，由于他担任公职期间的一些行动，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判他有罪。<sup>4</sup>

在米尔顿·弗雷德曼关于资本主义和自由相联系的宏论中，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自由派的基调上的，这是说，资本主义的神话，而不是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现实。在资本主义的神话中，自由的个人在市场中相遇。其中所暗示的是这些个体之间自然平等。资本家通常拥有小型的、竞争型的公司，尽管有时候也出现垄断。米尔顿·弗雷德曼的专著《资本主义与自由》不包含诸如帝国主义、核武器、种族灭绝或当代奴役等课题的讨论。

在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神话世界中，军队真地只用来防御。不存在赢利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并且确实雇有私人军队的跨国公司（不去说雇佣政府部门）。不存在帝国主义者制造的贫困。不存在由分治政策或其它帝国主义便宜之策导致的国家或地区的分割。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为控制其它国家的资源而实施的核威胁。不存在中情局（策划的）政变或培训无情的独裁者和暴君的美洲学校（Schools of the Americas）。

一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将军施梅雷德·布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可不这么保持缄默：

我不要再象我做过的那样去参战保护银行家们的一些糟透了的投资。只有两件事是我们应该为之战斗的：

一是保卫我们的家园，另一个是保护《权利法案》。为了其它理由所进行的战争都只是欺世盗名。

.....

.....作为这个国家中最迅捷的军事力量——海军陆战队中的一员，我在现役军

事力量中服务了33年零4个月.....在那期间，我在大部分时间里成了大公司、华尔街和银行家的高级保镖。简而言之，我是资本主义的詐欺者和帮凶。

.....

.....回顾那些经历，我觉得我可以给奥尔·卡朋一些暗示。他能做到最好是在三个县里坑蒙拐骗。我则在三大洲干了这些。

这种模式得到延续。例如，在美国声称它在第三世界拥有权力和主导权的背景下，核武器的警报声已几次响起。一个例子是，在危地马拉发生由中情局策划的政策前两个月，美国向尼加拉瓜派出核轰炸机，而一家公司——联合水果——则是这次部署核和秘密行动力量的主要受益者。对于危地马拉人民，尤其是其土著居民来说，这一使用力量的结果是灾难性的——200000多人被杀。

只能视为是一次大屠杀。政府士兵于1982年进入山顶上一个叫作萨库科姆（Sacuchum）的村庄。他们抢掠村民（的财产），奸污了约20名妇女，并带走了44个男人。他们割掉这些男人的舌头，割裂他们的喉管，全部杀死了他们。之后，他们又杀死了8个男人。52名妇女失去了丈夫；一百多名儿童失去了父亲。报纸说，这些人是游击队，死于战斗中。当然，这一大屠杀没有权威机构可以去报告，因为这正是那个权威机构干的。村民们第一次能够讲出这一事件的是位美国作家，他于2002年令全世界知道了他们的恐惧。<sup>5</sup>支持并共谋了危地马拉大规模谋杀的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于1996年承认<sup>6</sup>——怎么符合负责的观念？或者怎么有资格评判其另一个曾经的盟友——曾推行相似的酷刑和恐怖的萨达姆·侯塞因？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其很快、大量并以许多形式伴随而来的宣称，敢于

挑战美国官方观点的任何人都面临相似的灭顶之灾，是天定命运论的最新展示。这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因为它出现之时正是使用从颠覆到核毁灭任何手段进行威胁来主导世界的急切之情在从文明之都到阿富汗山洞都蔓延开来之际。

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声称，人们不可以用战争中的行为来评判它们，因为这些行为赋予他们在司法程序中享受“主权豁免”。但如果是这种主权豁免确实曾经具有合法性的话，当代将世界引向并保持核深渊边缘的血淋淋的历史已经不再使这种豁免具有合法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表明，这种豁免从来就不具合法性。当前的现实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美国，这个唯一曾使用核武器将城市夷为平地的国家，坚持认为它有实质上不受限制地充当世界警察的权利，即使它将自己对条约义务的遵守减少到政治上便于行事的状态。

如果拥有权力并不表明具有美德，那么那些拒绝赞同国际刑事法庭的国家应该被排除到世界领导角色之外。应该不再允许战争成为一种手段，在其中战胜者夺走了失败者仅有的公正。现在是人民起来剥夺国家机器在其乐意时进行谋杀的自由的时候了。现在是宣布核武器在任何人手中都不安全的时候了。

在个人之间适用的自由与责任之间的联系，必须同样为各国政府所遵守。这一定是为全球民主而斗争以及重构我们所需要的负责的及有（向人民）解释义务的治理、安全和自由机构的主要内容。在全球民主下杰弗逊关于人民“不管单独还是集体行动”的单一道德观念在今天具有实践性的表述，《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国际刑事法庭目前是其中最重要的。

在全球民主的框架下，国际刑事法庭是好的候选对象，当这成为“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时，它可以用来调查和决定不负责任是否达到了需要剥夺其自由的程度。在英国，有些人已经下定决心，启动冗长的工作程序，以使始自向该法庭检控官提供有关首相托尼·布莱尔及其国防和外交部长在最近的对伊拉克战争中是否犯有罪责的调查变为现实。<sup>7</sup>

<sup>1</sup> 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3页。

<sup>2</sup> 塞莫尔·M·何什：“有关中情局的著作中经审定的内容称与智利的活动有关”，《纽约时报》，1974年9月11日。

<sup>3</sup> 在该委员会开始工作前，他辞职了，因为他不想将他咨询公司的客户名单公诸于众。

<sup>4</sup>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审判基辛格》（伦敦，纽约：Verso Books，2001年）。

<sup>5</sup> 丹尼尔·威尔金森：《山上的寂静：恐怖、背叛、危地马拉正在忘却的故事》（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2002年），第199-216页。

<sup>6</sup> 查尔斯·巴宾顿：“克林顿：支持危地马拉是错误的”，《华盛顿邮报》，1999年3月11日，第A1版。见于：<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intl/daily/march99/clinton11.htm>。另外，道格拉斯·法拉：“文件表明美国在危地马拉滥用其作用”，《华盛顿邮报》，1999年3月11日，第A26版。网上见于：<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intl/daily/march99/guatemala11.html>。

<sup>7</sup> 该英国组织是公共利益律师会。见：[http://www.publicinterestlawyers.co.uk/iraq\\_war\\_crimes.htm](http://www.publicinterestlawyers.co.uk/iraq_war_crimes.htm)。美国从国际刑事法庭撤回了它的签字，不是其成员。伊拉克战争的19名受害者正试图向比利时法庭提出对汤米·弗莱克斯将军的战争罪指控。美国政府声明，这一调查将会是“为政治目的而滥用司法体系”。康斯坦德·布兰德：“伊拉克战争受害者将起诉弗兰克斯”，《西雅图邮报——知识分子》，2002年4月29日，网页[http://seattlepi.nwsource.com/national/apmi\\_deast\\_story.asp?category=1107&slug=Iraq%20War%20Crimes](http://seattlepi.nwsource.com/national/apmi_deast_story.asp?category=1107&slug=Iraq%20War%20Crimes)。



## 与蛋顶博士一起提高术语能力

### 种族隔离

- a. 一种游戏，游戏者躲藏起来，其目的是使彼此永远找不到对方。
  - b. 一曲悲歌，以悲悼秘密的分离。
  - c. 由白人控制的南非政府建立的白人与非白人的“分离”发展体制，以使白人在南非的完全主导地位永久化。（该体制）官方实施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字面上，南非荷兰语中称为“分隔”。
- b. 沃顿税制，新近成立的一个美国社团，它试图向讲法语的比利时人收税来资助伊拉克战争。
  - c. 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国际组织，于 1995 年作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最后一轮谈判的成果而成立，以促进和管理成员国之间的世界贸易并调解争端。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其基础性的贸易规则在许多方面无视当地和国家的法律。

### 天定命运

- a. 在货物从东部跨越美国达到西部后，送抵您卸货点时被要求出示的文件。
- b. 嘻哈乐全女子组合，其在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的单曲是“Say My Last Name”。
- c. 该术语于 1845 年由《民主评论》期刊的奠基人约翰·奥-苏利文提出。它号称，美国拥有据认为是由上帝赋予的、历史上得到承认的权利以扩展到整个大陆。

### 债务与赤字之间的区别

- a. 债务=欠信用卡公司的钱；赤字=前述信用卡中的利率。
- b. 没有区别，它们是同义词。
- c. 赤字=年收益在政府层面（主要是税收收入）与年开支之差。债务=欠个人、公司、州或地方政府、外国政府以及其它政府外实体的资金总额。

### WTO

- a. 世界恐怖组织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最初时为奥萨玛·本-拉登使用，但当该名称的公众性变坏时就被放弃了，因为另一个组织使用相同的缩写来指其它事务。

### IMF

- a. “我是法国人”的代号，法国旅游者用来在美国识别彼此。
- b. 怪物与傻瓜机构，位于曼哈顿的精英学校，其中的怪物们最终走上芝麻街，而傻瓜们则去华尔街。
- c. 国际货币基金，作为 1944 年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成果而形成的国际组织，当时各国政府同意了一种经济合作和货币事务框架以试图避免重蹈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国货基金现有 184 个成员国政府机构，强迫在其外汇短缺时寻求贷款的穷国实施经济“改革”政策，诸如削减预算及降低对穷人的“补贴”等。那些（寻求帮助的）国家没有一个走出了它们的债务问题，但许多却增加了更多的债务。由于投票权构成的方式，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国货基金中拥有事实上否决权的国家。

答案：c, c, c, c, c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通讯地址：

6935 Laurel Avenue, Suite 204  
Takoma Park, MD 20912, USA

